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四十七集 戏剧卷三

陈白尘 序

中国
——
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十七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37—1949

In 20 volumes

VOLUME **XII**: DRAMAS—Part III

Preface by Chen Bai-che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90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十七集 戏剧卷三

陈白尘序

编辑：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大一数码技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25 插页 6 字数 699,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21-0447-8/I·369 定价：140.00 元

（影印本2009年6月）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编辑委员会

赵家璧(顾问) 丁景唐(顾问)

孙 颛 江曾培 余仁凯 周 天
范政浩 郝铭鉴 聂文辉* 倪墨炎

(按姓氏笔画为序,*为本卷执行编委)

本卷编选者

陈白尘 董 健 顾文勋 胡星亮

本卷责任编辑

聂文辉

封面设计

袁银昌

版式设计

蒋福海 王 敏

戏剧卷二

陈白尘序

目 录

一九四四年(下)

- 青春(五幕喜剧) 李健吾 (3)
弄真成假(五幕喜剧) 杨 绛 (69)

一九四五年

- 李闯王(五幕历史剧) 阿 英 (137)
清明前后(五幕剧) 茅 盾 (255)
鸡鸣早看天(三幕闹剧) 洪 深 (361)
升官图(三幕讽刺剧) 陈白尘 (466)

一九四六年

- 群猴(独幕剧) 宋之的 (547)
反“翻把”斗争(独幕剧) 李之华 (561)

一九四七年

- 丽人行(二十一场剧) 田 汉 (605)
喜相逢(独幕剧) 胡 可 (691)

一九四八年

战斗里成长(四幕剧)

胡朋 胡可 歌焚
集体创作 胡可改作 (709)
轻影 胡海珠

一九四九年

南下列车(独幕剧) 瞿白音 (777)

编后记 (801)

一九四四年(下)

青 春

(五幕喜剧)

李 健 吾

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者也。

是不知其可为而为者也。

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者也。

人物 田寡妇——四十五岁

田喜儿——十八岁

郑老师——五十岁

罗举人——四十岁

罗童生——十一岁

小虎儿——十二岁

小黑儿——九岁

杨村长——四十岁

杨太太——四十五岁

香 草——十七岁

香 菊——十岁

红鼻子——更夫

老 二——田伙

又一田伙

时代 清朝末年。

地点 华北乡野。

第一幕

地点 关帝庙前。

时间 宣统元年初夏，某日午时。

〔这是一座关帝庙，同时也是一所私塾，随便走到华北什么村落，几乎全有这样一个安排。呈在眼前的，只是一扇庙门，破烂的，剥蚀的，好像它的朝代大清，仅仅余下一个空壳，大门虚掩。门环由于岁月久远，可以四面转动。石兽残废了，但是因为大人常坐，儿童常立，磨得和玉一般发亮。因为另一扇门几乎落在舞台以外，石兽看见一只，门匾只有一个“关”字和大半个“帝”字。〕

〔庙墙并不太高，露出初夏的碧空，午阳直射的殿瓦和树木。一条又矮又扁的长凳，由门洞移到庙墙底下。一棵老气横秋的槐树正好占据舞台的中心，大道的边沿。〕

〔小黑儿立在树身一旁；小虎儿立在长凳一旁。他们仰起头，羡慕而又鼓励，望着跨在墙头的田喜儿。〕

小黑儿 田喜儿哥，骗你不是人，那天红鼻子分了一个给我吃，那才叫甜哪！

小虎儿 我也吃来的！

田喜儿 你们哥儿俩在外头给我瞅着，人来了嚷给我知道，掐下桃子咱哥儿仨平分。

小黑儿 田喜儿哥，我瞧这边。

小虎儿 田喜儿哥，我瞧这边。

田喜儿 老师逮住我，你们俩可别跑。

小虎儿 老师睡晌午，不会知道。

小黑儿 他出来，你在墙头，你先瞅见。

〔田喜儿立在墙头，走索一样，正想抬步，就见香草由右过来，提着一把大水壶，沉甸甸的，她有些吃力。她打算换手，一眼望见墙头的英雄。〕

香草 （嚷了起来）那不是田喜儿哥！

田喜儿 （这一惊，非同小可，险些儿摔了下去）香草！

香草 你——！你下来。吓死我了！

田喜儿 （笑嘻嘻地）摔死了还你一个新的！

香草 你这些天都在哪儿？你妈到处找你。

田喜儿 别理我妈。我在家，她也是到处找我。

香草 太阳这么毒，你站在墙头干什么？当心老师瞅见了捶你。

小虎儿 田喜儿哥给我们掐桃子。

香草 好哇！我告老师！

小黑儿 没有我！是田喜儿——

田喜儿 （模拟）“没有我！是田喜儿！”——好哇！你没有挨板子，就先把我招了啊！得！冲小黑儿你这句话，桃子甭想我偷啦！（坐在墙头，背向庙内，荡着两条腿）原来挨打挨骂是我一个人的份儿呀！

小虎儿 （卖好）田喜儿哥，我没有那么说。

田喜儿 你呀，也不是种！

香草 （向小兄弟）你们俩别跟他瞎蘑菇了，才刚路过你们家，我听见老爷爷叫着名儿直喊。

小虎儿 爷爷在睡晌午！

田喜儿 去吧！你爷爷瞅见你们俩跟我在一起，可有一顿好骂。

小黑儿 小虎儿，我走啦！

小虎儿 （看着田喜儿）对啦，爷爷说你不务正——

田喜儿 对你爷爷讲，你小龙儿哥务正，叫他媳妇儿养汉子！

香草 （推小虎儿）快赶小黑儿去！听田喜儿哥瞎扯蛋！

〔小虎儿随小黑儿一同往右走出。〕

〔香草和田喜儿彼此望了一眼。香草低下头，叹了一口气，提起水壶就走。

田喜儿 (喊住她)香草！

〔香草打了一个寒颤。

田喜儿 我回来啦！

香草 嗯，瞅见啦。

田喜儿 我在县里景相公那儿待了半个月。就是那回打省里下来的那个东洋留学生。你爸爸请他吃过酒。

香草 你去做什么？

田喜儿 他要办洋学堂，我去——(感到吹嘘的需要)这你就甭提啦！

那景相公家呀，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头套着院子，一进比一进深，一层比一层高，他自个儿住在第五进；我一去，他就说，好兄弟，你这份儿热心比什么都冲，我这儿没有什么好的，你就先住些天再说，他请我住在第四进。相与的个个儿是英雄豪杰。睡的是白漆漆的象牙床，盖的是又轻又暖和的鸭绒被，吃的是大洋里头的鱿鱼海参，喝的是岳王坟的龙井香片。我这个福享大发啦！

香草 (妒忌)就那么好？

田喜儿 还有戏听！

香草 好听不好听？

田喜儿 好听，一唱我就哭。我听了两回，哭了两回。

香草 哭有什么好？不看戏，人也哭。

田喜儿 那呀——那是你爱哭！要是我呀，我就笑！

香草 谁像你，一天到晚轻忽忽的，两脚不着地，一个劲儿地游魂！

田喜儿 我妈不是也尽打我！

香草 那也好叫打！像我爹——

田喜儿 他从来不打你。

香草 (叹了一口气)打就好了！(提起水壶)人全能够像你就好了！说到哪儿就到哪儿，多自由！爹妈统不搁在心上！

田喜儿 没有的话，我妈我头一个丢不下。这村子还有一个人我也丢不

下！……你猜是谁？……是谁？

香草 不知道！

田喜儿 猜猜看！

香草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田喜儿 不知道干吗脸红？……说呀，干吗脸红？（见香草回身要走）

你哪儿去？

香草 地里去。

田喜儿 坐一会儿。

香草 不成！我送水去。

田喜儿 我正渴。先饮饮我。

香草 没有水！到你景相公家喝去！龙井香片！

田喜儿 我要喝你的。

香草 别不害臊啦！我没有进过学堂！

田喜儿 把我渴死也好！你爸爸巴不得我早点儿死，你也——

香草 （噘着嘴，走到墙边，站在长凳上面，好不容易把水壶举给他）请！

喝！

田喜儿 （伏在墙头，对着壶嘴，咕噜咕噜，饮了几大口）好水！

香草 喝个够！

田喜儿 （揩揩嘴）够啦！

香草 （水壶放在长凳上面，坐在旁边）好！

田喜儿 好！

香草 嘿！

田喜儿 嘿！

香草 田喜儿哥！

田喜儿 嗯，我听着。

香草 我——我知道你为什么离开村子。有人在爸爸跟前给我提亲。

田喜儿 （噘着嘴）你知道就好。

香草 那你就不该回来！

田喜儿 凭什么不？我想你。

香草 你县里不是有——

田喜儿 别听我瞎白了！景相公的学堂没有办，县衙门就贴了一张封条。

香草 景相公呢？

田喜儿 跑外县去啦。

香草 所以你——

田喜儿 我看了十天门，就溜回来了。

香草 那你不是想我才回来。

田喜儿 香草，不想你，我不会回到村子。

香草 回来有什么用？

田喜儿 看看你。

香草 不稀罕！我跟不了你走。

田喜儿 我有一个主意。今儿晚晌头二更，我来接你。

香草 （吓了一跳）你——

田喜儿 你早点儿睡，假装睡，我一敲窗户，你就出来——

香草 你要死啦！

田喜儿 我想不出别的主意。

香草 我不干。

田喜儿 明里不成暗里来。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

〔香草默然。〕

田喜儿 你跟不跟我走？你不答应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说得到，我做得到。

香草 这村子还有你妈。

田喜儿 有一天我在外头混发了，我会把我妈接走的。

香草 那我……

〔她哭了。〕

田喜儿 这个村子腻死我快了，你爸爸头一个见不得我。他嫌我穷，他嫌我跟你好。有一天呀，我放一把火，把这个村子烧光了，烧成了土，才解我心头的恨。

香草 我爸爸是好人。

田喜儿 (烦躁，顺手揭起碎瓦，扔了出去)我知道，我知道。不好，人家也不举他当村长。(狂妄)好人就该杀！香草，我直想杀人！说，你跟不跟我走？

香草 今儿晚晌？

田喜儿 (威胁)你要是不跟我走呀……

香草 (稍缓)我丢不下妈……

田喜儿 (不屑)我就丢得下！

香草 你呀，你可不知道，你妈一直在找你……

田喜儿 找好了，我不会丢的。

香草 (依然摇头)不成。

田喜儿 不成？

香草 (肯定地)不成。

〔两个人全不言语。〕

田喜儿 (望着左方远处)景相公说的，省城热闹地方有一百多，县里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京城那就更不得了啦，光戏馆子就有百儿八十……(见香草起立，提起水壶)你做什么？

香草 爹瞅见我跟你在一起，要发脾气的。

田喜儿 (挥手，像挥去一个苍蝇)别管他！他算不了回事！(立在墙头，热情汪洋)好香草！香草妹妹！跟我走！跟我到省城去！到京城去！就是你跟我，多好哇！多好哇！我不能够丢下你一个人在后头，咱们一块儿长大的，我心里就是你这么一个人……你跟我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多好哇！多开心哇！

〔一个演说出神，一个听话出神的时候，庙门静静地推开，领头走出道貌岸然的郑老师，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田寡妇。〕

郑 我这个卦再灵不过……这叫文王卦，你大妈尽管放心……(发见长凳不在)咦！这儿那条凳子——？(跨出门洞，一眼望见墙头人物)什么！

〔香草叫了一声，拔腿就跑。田喜儿转向庙门。〕

郑 好哇！是你！（向田寡妇）别哭啦！你的儿子回来啦！（三脚两步，奔向长凳）你好哇！我就说后头桃子怎么少了十来个，原来是你们这些不成材偷的！我搬开凳子，瞅你怎么下来！

〔他抱起长凳就走。

田寡妇 好喜儿！好喜儿！你把我丢得好苦！对啦！摔死他！摔他一个半死，摔他一个青面虎，狗吃屎！

田喜儿 妈！这可是您说的，摔我一个半死！

田寡妇 对啦！我说的！我把你这死不了的——！

田喜儿 （向郑）老师，我摔死了，您得帮我妈给我买棺材！

〔说时迟，那时快，他平空忽地一跃，并非下来，抓住当前的树枝，和打秋千一样，在半空荡来荡去。

田寡妇 （惊恐万分）哎呀呀！快下来！你吓死我了。

郑 （慌忙扔下长凳）快下来呀！当心摔坏了腿！

田喜儿 你们走开，让我摔死一个给你们看！

田寡妇 （央求）好儿子！好宝贝！下来！下来别吓着你妈！

郑 你下来，我不说你！

田喜儿 老师站好，我朝您头上栽下来啦！

郑 别急！别急！

田喜儿 不成！我的手吃不住！

郑 （慌忙又去抱长凳）我拿长凳给你垫脚……

田寡妇 对啦！叫人来救命呀！

〔他们方才回身，田喜儿已经轻轻一飘，立在两位老人中间。

田喜儿 我下来啦！

〔他们看着他，又是惊，又是喜。他笑吟吟的。

田喜儿 妈！儿子回来啦。老师！学生回来啦！

田寡妇 你没有摔坏了哪儿？

田喜儿 没有。

郑 腰没有闪着？

田喜儿 没有。